

## 交接香港

陈佐洱



## 14. 第一次主谈就不欢而散

1991年4月7日至13日,第一轮两国政府工作小组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举行。

英方组长伯恩斯人高马大,戴一副宽框眼镜,一脸修养和营养都很好的福相,与我这个来自中国南方的小个子正好构成反差。因为他的傲慢,我们没少顶牛,甚至来回拍桌子。

这位地道的英国外交官一开腔就居高临下,声称此次谈判的目的仅是“知会中方”(inform you),充其量就是中方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英方愿意作些解释而已。

我回应说,谈判是为了共同讨论(discussion)问题,彼此应该互相尊重。接着,我俩就他提出的“知会”这个词儿,纠缠、辩论了约莫半小时。我耸耸肩说:“如果阁下确实仅为此而来,那就真没什么可谈的啦。我不知道贵国外相留你在北京究竟有何意义。”

伯恩斯碰了个“钉子”,不再坚持“inform”了。他一面摆弄手中印有“钓鱼台国宾馆”金字的粗铅笔,一面“耐心”听完了我对新机场建设财务安排建议的发言。

他态度依然十分强硬,几乎全盘否定中方建议,还借此抨击中方的这个建议损害了英方在香港的管治权威,无非是想把他老板前些天表达过的担忧再重复一遍,并想在他的谈判中获得中方再一次的确认。其实这不困难,我可以给他,可是给了之后他还不放心,一触及中方需要实质性地参与这个跨“九七”项目的话题,双方就僵住了。

这样持续了四天,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每天开谈时间忽早忽晚,因为伯恩斯每天会后都得向伦敦汇报,伦敦得征求港英行政局意见,港英行政局形成了新口径还须反馈伦敦,伦敦外交部定夺后再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向伯恩斯下达指示,这过程中还有两国8小时时差延误,难怪在北京的伯恩斯心急火燎了。

11日下午谈判甫一开始,他就声明:“我

明天就回国了,机票已经买好,成不成就看下午!”我不为所动,按照既定方案应对。

谈到天黑,国宾馆里各种灯火亮起来,英方组长伯恩斯把文件夹一合,站起身说:“好,我明天走了。在此之前你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对他的傲慢“礼尚往来”,也站起身,向他握别道:“那就祝你一路顺风!我想,我不会打电话,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倒是可以打电话通过中国外交部找到我。”

第一次主谈就不欢而散。我在钓鱼台时嘴硬,过后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连夜向鲁平主任汇报,他从容不迫地说:“没关系,破就破,原则是要坚持的。”最后,还睿智地补充了一句,“看看明天情况再说吧。”

回到海淀区翠微北里的家,又已深更半夜,早过了电梯运行时间。楼道漆黑,我扶着墙壁摸索上楼,掏钥匙打开家门,看见灯光下我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正坐在对门的沙发椅上。当时他已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退休,20年极“左”路线制造的冤假错案,10年学术研究成果被剽窃、受压制的遭遇使得他过早地衰老健忘,开始痴呆。他去楼道里倒垃圾往回走会找不到家门,但没有忘记儿子正代表国家参与与英国谈判收回香港的大事。儿子没回家,他就俯着腰坚持守门。他见到我,慈蔼地端详,还用我童年时熟悉的语调,重复着一句话:“英国人是老狐狸,要当心。”

我的老家在上海宝山,家境贫寒,父亲陈汝惠10岁时爷爷去世,年长10岁的大伯陈伯吹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他小学毕业就当家庭教师,边教书边写作。之后,父亲15岁也从吃饭不要钱的乡村初等师范毕业当小学教师,同时插班攻读高等师范,17岁毕业后在上海立德中学教书。兄弟俩年轻时候就以锦绣文章闻名上海滩,大伯被北新书局、中华书局聘去当编辑,逐渐成为有“中国安徒生”之称的儿童文学作家。父亲是抗战时期上海“孤岛文学”的重要作家,著有《女难》《淡水》《死的胜利》等小说和大量杂文,他的人生理想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1945年1月28日,日本宪兵深夜来家搜捕,他侥幸脱逃,母亲则抱着牙牙学语的我颠沛流离,过起东躲西藏的生活。

## 20. 笛声引见

1972年中秋节,书春独自在堡东百货商店布置橱窗,那天风雨交加,他在靠南横引河的两间辟为画室的仓库里创作一张六尺整张的大幅山水,用的是倪云琳的简约笔墨。也许是受天气的感染,书春的心中也风起云涌,每一笔下去都道劲有力。画到下午三点多钟,他累得腰腿发酸头脑发晕,刚好屋外歇了风雨,于是拿了笛子来到引河岸边的大杨树下,激情澎湃地吹起了《我是一个兵》。

经过一天的风雨洗涤,空气清得得矿泉水一样。天上聚着一片片黛云,徐徐地飘逸在浩瀚的空中,不断地组合着一幅幅妙趣横生的山水册页。树上的小鸟清脆地啾啾,脚下的河水欢快地流淌,岸畔的野花鲜艳地摇摆,河里的帆船悠悠地远去。如此动人的大自然神韵感染得书春豪情大发,吹完《我是一个兵》后,又中气十足地吹起了陆春龄的笛子独奏曲《报喜》。

正随着乐曲的情感一泻千里,河沿上款款地来了个姑娘。书春退后一步给她让路,没想姑娘却停了下来。

书春至今对自己那天的表现十分不满:怎么就那么缺乏教养,一看见天仙般的姑娘就心慌气颤地停了吹奏只管冲着她傻看呢?继续吹下去多么好啊?这样宠辱不惊、从容淡定的大将风度肯定更让玉琴永生难忘!照理事情过去了39年,自己早已把玉琴双手让给了兴国,不该再有这样的遗憾,然而他一直消除不了,感情这东西实在太折磨人了!

“你是李书春吗?”看书春停了吹奏面孔通红,躲躲闪闪地瞅着她发慌,姑娘便也红了面孔垂了眼睛问,声音明显有点发抖。

“你认识我呀?”那姑娘美得惊心动魄,看得书春的声音也明显抖了。“在戏院里听你吹过笛子,离得太远没看清楚。”“你叫什么?住在这里?”这姑娘的声音也真好听,清脆悦耳天籁一般。“我叫周玉琴,住在西面。”书春便把这个名字永远地铭记在心里了。

“你也喜欢乐器?”“不及你好。”书春的这句话问话让周玉琴佩服得五体投地,多么聪明的小伙子啊,一眼就认定自己是同行,这让她一直佩服到现在!“你喜欢什么?我们合奏一

曲!”书春马上发出邀请。“就在这里?”“随你方便。”“那……”玉琴指着路北的两间仓库问,“就在这屋里?”“对,你怎么知道?”话一出口书春就悔。“你先去吧,我马上就来。”玉琴莞尔一笑转身走了。

书春凝视着玉琴的背影,心里一个劲地担忧:这个美人真会来吗?或者她自己想来父母却不让来?一个姑娘怎么可以随便跑到陌生小伙子那里单独相处呢?这么大的人了难道连人言可畏都不知道吗?书春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门外,直担心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周玉琴了。怪不得专家们都说,动情中的男女不管老少都是智商最低的!也不知道被分分秒秒煎熬了多久,当书春生平第一次经受了七上八下、揪心揪肺的等待倾心之人的煎熬以后,蓦然望见款款而来的周玉琴时,他永远永远地铭记住了这个大美人的销魂的身姿:左肩斜斜地背着一只鲜红的琵琶绸袋,丰满的双乳被勒得几乎把那件雪白的的确凉衬衫撑得开裂;深黑色的裙子恰到好处地展示出迷人的曲线和羊脂玉般的肌肤;粗黑的长辫和宽大的裙摆,合着轻盈的脚步和活泼的轻风不停地潇洒,就像天宫里王母娘娘的侍乐仙女翩然而至!书春看得一阵血涌,心扑扑跳地迎出屋去,取下玉琴肩上的琵琶袋把她领进仓库画室。书春从红绸袋里取出琵琶一看品相,马上知道它的主人非等闲之辈,这琵琶少说已有一百多年!玉琴却只管冲着画案上的山水欣赏起来,嘴里发出赞叹之声,最后要求书春画上几笔让她开开眼界。

书春真是求之不得,立刻换上一张六尺开三的宣纸一阵挥洒,一气呵成了一幅泼墨荷花,稍作完善后又挥毫落下了“冰清玉洁书春为玉琴写照于壬子中秋相逢之日”的行草款子。玉琴看得眉飞色舞,忘情地拍着双手赞叹:“你这家伙真是个才子!”夸完马上一阵脸红。书春看得一清二楚,马上也鬼使神差地赞叹:“你也是个绝色佳人。”最后四字声音就像蚊子叫似的。玉琴又是一阵脸红:“你这不是挖苦人吧?要不就是……阿谀奉承。”最后四字也是轻得蚊子叫一样。看书春窘得手足无措,于是抱起琵琶往小方凳上坐好了说:“我们来段《苏扬桥》吧。”

## 回到永安

沈飞龙



订 2013全年

新民晚报 送

2011年获国家工商总局颁布“中国驰名商标”

订阅价格:

360元/年 国内邮发代号 3-5

征订及礼品发放时间:

2012年10月18日至2012年12月31日

礼品领取方式:

礼品领取方式:凭《新民晚报》全年订阅收据至全市各邮政支局发行部门领取礼品。

领取时间:

9:00—16:00(含双休日)

订阅全年度《新民晚报》读者还可享受:

免费祝福语:每周一刊登,祝福语内容限3行,6号字体不超过39个字(含标点符号),超出部分按每行50元收取费用(刊例价格100元/行,每行13字,不足一行以一行计费)。凭有效订约凭证提前两周时间,至延安中路839号一楼108室《新民晚报》广告部办理。

邮政咨询热线: 11185 本报咨询热线: 62474929 (此活动仅限上海地区)

好礼!



上海市著名商标

蜂花二代新品

蜂花草本精华洗发露500ml  
+蜂花草本精华护发素500ml